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一五五號　原名：抗戰日報

綏東四旗蒙民新生活

清算蒙奸調整隨缺地

各旗政府倡導農業，恢復學校

（新華社集寧十五日電）過去被大漢族主義者所歧視和被日寇奴役的綏東四旗（正黃、正紅、廂藍、廂紅）蒙古人民，在綏蒙政府及民主的旗政府領導之下，現正朝氣蓬勃，開拓解放後的新生活。（一）清算蒙奸及惡霸。正紅旗巨奸富壽臣及正黃旗惡霸額勒橫格均被清算，前者以罪大惡極，爲日寇幫兇，其土地財產全部沒收，後者把持旗政，侵吞公款，亦賠償羣衆一千四百七十三萬元本幣。（二）調整「隨缺地」。隨缺地原爲察哈爾部所特有之旗民共有地，原作蒙旗軍耕種之用，但分配權掌握於蒙古官僚之手，日久均被霸佔，如正紅旗「隨缺地」的三分之一皆被官僚佔有，而許多貧苦蒙民則完全無土地。解放後各旗人民湧起重分「隨缺地」運動，要求男女一律有權享受（從前女子無權分得），正紅旗之政府幹部，在旗長自動退出隨缺地八頃的推動下，自動退出「隨缺地」的很多，蒙民羣衆已將此種土地公平分配。（三）發展生產。從前蒙民土地多租與漢人，自己專門經營牧畜，今年各旗政府極力倡導經營農業，正紅旗旗長以身作則，領導旗政府幹部種地三百四十畝，各蘇木（係行政組織，相當於行政村）幹部也種了一百三十一畝地，羣衆中開始出現農業小組，由政府分給土地，借給種子牛犋，而收穫全歸羣衆。正黃旗保安隊種地三百四十畝，並打水井一座，廂藍旗及廂紅旗亦種地九百二十六畝。正黃旗後六佐（蘇木）成立合作社，以牲畜換取外來必需品。這些都是蒙民生活中的創舉。（四）恢復學校。各旗小學設備多在傅軍進攻時被搗毀燒火，經克服重重困難，並經熱心教育人士捐助，各旗小學均已恢復，學生較過去倍增。

（編者按：綏蒙解放區現有四個蒙旗，初屬察哈爾部，亦稱「西四旗」，日寇佔領後，併土默特旗（即綏包平川）爲「巴彥塔拉盟」，簡稱巴盟，盟公署設於歸綏，去冬巴盟大半爲我解放，現在土默特旗幾全被傅軍侵佔，西四旗之廂紅、廂藍、正紅三旗亦被侵佔一小部，四旗中正黃旗居集寧東部，正紅旗居集寧西北部及陶林一部，廂紅旗居龍勝東部及陶林一部，廂藍旗居龍勝西部及涼城北部，蒙漢雜居，分旗而治，漢人歸縣區政府管理，而蒙民則歸旗政府管理，綏蒙政府則總其成，治理蒙漢兩方。）

今日蒙民的迫切要求

——文化、醫藥、衛生——

但在蒙民解放鬥爭的前進道路上，存在極嚴重的困難：（1）人口銳減，日寇成立僞蒙軍，大批青年被抓走，是爲人口減少的重要原因，同時死亡率極大，如廂藍旗轄區四百餘蒙民，今年春季兩月內即死亡四十餘人，廂紅旗小學校長愛星阿的七個兒子全部死光，從前全家旗三十戶，現在僅存五戶。蒙民中疾病流行，梅毒、淋病、眼病尤爲普遍。（2）蒙民所依以爲生的牲畜，亦大量減少，廂藍旗去年有馬七百四、羊二千隻，今年僅存馬二百四、羊一千隻（牛的損失較小，仍爲一二百頭），牲畜減少原因，爲日寇掠奪，日寇投降前後，曾大量運走蒙民牲畜，傅軍去冬刁搶更慘。牲畜之疾病死亡亦不可忽視，如廂紅旗四佐某某婦家，去年有羊七十二隻，今春死亡五十二隻。現在蒙旗同胞已具有興旺發展的政治條件，但羣衆的文化衛生醫藥各方面都很差，各旗蒙民要求醫藥救濟甚急，望此事引起社會人士注意。

專論

減租減息與發展生產

薛暮橋

減租減息是發展生產的必要和先決條件；減租減息的主要目的也正是爲着發展生產。減租減息而不發展生產，雖也可能部份改善農民的生活，但是決不能使農民的生活得到眞正的改善。

爲什麼發展生產必須先來一個減租減息呢？因爲佃租太重，利息太重，許多租田欠債的農民辛苦經營，所得到的勞動成果大多數被地主債主剝奪；他們自然生產情緒低落，決不願意也沒有可能來努力生產。這樣缺錢少地的貧苦農民就會弄得無衣無食，自然無力改進生產，甚至於連目前的很落後的生產方法也是不能維持（沒有牲口，缺少肥料）。至於有錢有地的地主富農，他們地多寧可出租，錢多寧可放債，決不願意用來改進生產。因爲收租收息，所得到的利益，比較改進生產更多。這種苛重的封建剝削，是大大的妨礙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生產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極度貧困，各種工業品就沒有銷路（因爲農民佔了中國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都市工業也就很難發展起來。所以發展生產首先必須減輕封建剝削，必須徹底進行減租減息。

減租減息以後，農民們的勞動成果大部份歸自己所有，他們的生產情緒便會提高起來。他們不但能夠改善生活，且有可能改進生產（買牲口、積肥料、打井澆地等等）。地主士紳一面覺得坐吃等穿不是辦法，一面看到改進生產對他們有更多的利益，也會考慮考慮怎樣參加生產，還又增加一份生產力量。農民生活改善以後，工業品就有了銷路；農業發展起來，都市工業就有豐富原料，工人也不會愁沒有糧食。這樣農業工業互相刺激，共同發展起來，中國就能繁榮富強，中國人民就有可能享受豐衣足食生活。當然發展生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但是首先一切工作要從減租減息做起。如不減租減息，生產也就不能發展起來。

爲什麼減租減息必須再來一個發展生產呢？因爲今天中國的農業生產方法還是非常落後；大多數的貧苦農民沒有牲口，缺少肥料，就連這樣落後的生產方法也還不能充分利用，因此生產效果很低。山東一個壯丁種一年地還收不到二千斤糧食，一個婦女一天只能紡紗四兩。這樣一點收入，自然很難養家活口；碰到災荒疾病就要當地借債，中農降爲貧農，貧農降爲僱工。所以減租減息而不幫助農民發展生產，大多數的貧苦農民一定還是缺吃少穿，就連中農也只能夠勉強做到有吃（地瓜煎餅）有穿（破舊棉衣），決不可能做到豐衣足食，只有努力發展生產，改進生產方法，提高生產效果，才能眞正改善人民生活。

有人以爲共產黨人『只講分配，不講生產』，還是一種錯誤看法。共產黨人比較任何人更重視生產；我們主張依靠自己的生產勞動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不主張『分配』（剝削）他人的勞動成果以供自己享受。我們主張改革生產關係（例如減租減息，減輕封建剝削），目的還是爲着發展生產。『抑富濟貧』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決非馬列主義科學思想。它在仇恨富豪上雖然反映農民革命情緒；但如主張均分財富，而不主張進一步去改革生產關係，提高生產效果，即在所分得的財富吃盡用光以後，仍然要過貧苦生活。這種思想甚至還會鼓勵人家懶惰坐食，不打算從生產中去興家立業，這樣將使整個社會陷於貧困。

三四年來，我們在解放區鄉村中做了減租減息，發展生產兩件大事，已經收到顯著成績。凡是減租減息工作做得比較好的地方（普遍徹底且能掌握政策），羣衆生產情緒已經大大提高，互助合作、精耕細作已經普遍開展。減租減息和發展生產的結果，羣衆的生活是顯著改善了（從缺吃少穿做到有衣有食），他們的經濟地位是顯著提高了（許多貧農上升而爲中農，許多中農上升而爲富農）。我們在減租減息和發展生產中發動羣衆，組織羣衆，使他們在政治上抬頭翻身，在經濟上也正在抬頭翻身。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情，它的意義值得我們特別重視。

（下接第三版）

打垮進犯軍保衛和平民主

興縣各市區

參戰民兵待命出發

（興縣訊）爲保衛和平民主，全縣民兵掀起參戰熱潮。自閻頑軍打內戰進攻邊區的消息不斷傳來後，民兵和羣衆都咬牙切齒痛恨入骨，民英李有年同志（又是去年參戰英雄）首先提出自己要去參戰，並號召全縣民兵再去參戰，一定要把進犯閻頑軍打垮才行。各區市民兵紛紛響應，五區在王爲興等四個中隊長的報名影響下，全區就有卅餘民兵自動參戰，後經動員精細的選擇去了十六個；十六歲的一個民兵非去參戰不行，幹部說：「你年紀小還是在家生產吧」。他氣的哭了，後經一再勸說，在村裏把防奸工作做好也是一樣，他才答應不去了。又棗林村十八歲的青年胡喜明在外攬工，聽到村中民兵參戰，連夜就跑到村公所報名要參戰去，村幹部叫他回去和家中商量好再去，他說不用商量我怕慢了，後經幹部勸說，才回去和父母親商量好，第二天天還不明就來村公所報名。三區胡候娥去年參戰回來，他說閻錫山又要進攻咱邊區搶老百姓的麥子，我這次去非好好的和狗日的幹不行，在羣衆會上報名後，他父親說：「我在新政權幫助下翻了身買下地，我侄兒當了八年兵今年還寫回信來，這次齊叫我兒去參戰。」全縣現已有中隊長九人、民英三人、村長二人參戰，這次的參戰民兵質量很好，大部爲分小隊長與積極的精幹民兵。各地都開羣衆大會，討論保證給參戰民兵鋤收，不糟踏糧食，解決困難問題。第二天就不崗參戰後羣[illegible]給鋤了五垧穀[illegible]，婦女們也連忙給做了一雙鞋子。各地羣衆都帶慰勞品熱烈歡送，興市羣衆歡送參戰隊時，一完小學生化裝成秧歌隊前來歡送。在大會上劉市長代表興市人民說：「要保證解決參戰民兵家中困難，地要鋤好收好，留下的民兵要做好防奸等工作。」王巨臣代表民兵參戰隊說：「這次我們去前方一定要努力，遵守羣衆紀律，任務完成回來後看誰得優勝。」一定要的民兵都這樣熱烈的鼓舞着，民兵參戰隊的同志都帶着羣衆給他們送的新挂包，高興的集中在一起，待命出發。（關玉）

晉北我軍輝煌勝利

解放縣城六座村鎮六百

斃傷俘僞軍四千七百餘控制鐵道線三百五十里

（本報訊）在閻僞瘋狂進犯下，我軍被迫實行自衛反擊，自上月十六日以來，應晉北人民之請求，相繼解放朔縣、山陰、寧武、繁峙、代縣、崞縣等縣城六處及岱岳、楊方口、軒崗、陽明堡等重鎮與村落六百餘處，控制鐵道綫三百五十餘里。據不完全統計：共斃傷俘僞軍四千七百餘人，繳獲山砲一門、迫擊砲九門、小砲十餘門、輕重機槍二百七十餘挺、長短槍三千四百餘支、電台五部、汽車四輛、火車頭九（內壞四）、車皮四十餘輛及其他軍用品甚多。戰鬥過程中充分表現了廣大人民對人民軍隊的熱烈擁護，和對破壞協定、破壞和平、蹂躪人民之僞軍及漢奸的無限憤恨，各地民兵羣衆紛紛參戰，抬擔架傷兵，甚至拿起受傷戰士的槍而繼續戰鬥，使許多傷兵感動得流下淚來。目前，已獲解放的廣大羣衆，正紛紛起來控訴漢奸、僞軍的罪惡，爲他們和平民主的生活而努力，安定社會秩序，發展生產，建立民主政權。

幹部實驗破除群眾迷信
興縣展開治油汗運動
二十里舖學生分頭協助各村進行

（興縣訊）各級幹部深入說服群眾，打破靠天迷信思想之後，全縣撲滅油汗運動已展開。三區孟家坡開始洗油汗時，白勤孩的父親說：「這是咱的運氣不好，不頂事。」幹部就先給他洗了兩畝，他看到頂了事，自動繼續治他另外七畝棉地，幹部便拿這一事實教育全村普遍洗開。二區石嶺子村，幹部發動群眾到地裏洗油汗時，群眾也說：「哼！那是天意嘛，可不頂事。」李海洞到了地裏，不但不治，反而跪下禱告天地，央告了半天沒頂事，幹部們便抓住這點，對群眾普遍進行教育，說明求天不如求人，後來說服李海洞配上煙落辣子水洗了一畝，把油汗都毒死了，從此也就動員起全村來。一區原家坪群眾，開始也都不相信能把油汗治好，幹部帶上治油汗的材料，一邊根據群眾中存在着的不同想法，進行說服，一邊試驗，十二日起便動員起全村大人、小孩、女人與附近水磨灘兒童共七八十人，開始消滅油汗。一分區地幹班全體學員把自己種的六畝棉花治好後，給過路與趕集的群眾解釋治油汗的辦法，影響了城關事先不治油汗的李文德，也把自己八畝棉花上的油汗治了。（劉成珠、楊篤謙等六人）

（興縣訊）二十里舖區村幹部與中心小學實行按戶動員，並將全村種棉戶編爲四個消滅油汗小組，學校將二十八名較大學生也編爲四個小組，分頭幫助村中撲滅油汗，僅一天半的時間，已將全村四十六畝棉花苗上的油汗大部消滅，其他害虫也捉了很多。他們洗油汗用三種材料均有效：一是川桃葉一斤，水六碗，熬成四碗洗棉苗；一是用杏仁搗成細麵，滲熱水（不能熬），製成稀糊糊洗棉苗；一是川烟葉、桃葉等加水熬湯洗。現在二十里舖學生，正分頭協同幹部到各自然村消滅油汗。（馬荃良、任子傑、孫溥亮）

五寨二、三區
搶種補種將告結束
夏鋤放鬆急須補救

（五寨訊）二、三區搶種、補種，將告結束。大胡會村在變工互助下，三天內搶種與補種糜子一百零二垧。小胡會村種完熟地後，準備再種蕎麥，沒地了，群眾還找荒地開的下種，共搶荒地糜子二十餘垧。三區已向部隊換到蕎麥籽十五石，給各村解決了種子的困難。管家灣、孫家梁受雹災後，打壞的田禾，現正趕緊補種蕎麥，但夏鋤放鬆了，如大胡會村，至今穀子尚未鋤完，山藥才開始鋤，其他莊稼全部未鋤。據老農談：雨前鋤地省工，一垧穀子只需三個工，雨後莠草茂盛，鋤地就費力，一垧地就需四個工。因此，爲了貫澈精耕細作，並做到鋤、種兼顧，必須吸收廣大婦女參加鋤草，這是當前生產領導上，應注意的問題。（李占林）

雹災損壞莊稼三萬畝
韓家川林遮峪組織補種

（保德訊）四區韓家川、林遮峪兩行政村，於本月六日下午，突下冰雹，歷時七八分鐘，冰雹大如棗子。廿二個自然村共打壞田禾三萬零一百七十五畝，其中有一萬零七十七畝全部摧毀，單寨村的禾苗收成，估計損失約百分之六十。棉苗損失百分之八十。現幹部正全力組織補種，並計劃調劑牛犋，幫助貧苦群眾翻地，蕎麥籽種也正各方籌措中。（張迺璽、徐效先）

切身苦痛促成覺悟
中陽閻特紛紛自新

（本報訊）中陽閻軍派出之特務，在親身體驗與我政府教育之下，認破閻錫山的欺騙政策，紛紛向政府悔過自新。他們被派出時，大都經過中陽閻方統委會主任張書義談話，由編村主委作担保，正式編號。並在「洪爐台」上宣誓「永不變心，自首者剿家滅族」，利用逃跑爲名，故回解放區做特務活動。中陽閻方合作社練習生曹忠旺即被編爲四十四號特務。他回來向我政府僞造了一套「坦白材料」，以作買賣爲掩護，回家進行特務工作，曾向閻軍忠實的報告過一次我軍軍情。但在四月下旬閻軍一次搶掠中，他家裏也被搶走了一套軍裝和二十多丈花布四丈多洋布，還把他父親捆了一綑，後經政府教育，他才了解到閻錫山的特務政策，是騙人的，什麼「將來地區閻了，加官兩級」，都是鬼話，乃坦白了他的全部罪惡，重新作人。李國法是閻方編村村警，後又把他調至城內中，去冬在冰天雪地中，天天夜夜守城。因爲沒有鞋穿，腳指頭都凍掉了，今年一月間被編號放回作特務，經我教育後氣憤的說：「老頑固（指閻錫山）幾乎把我害死，還要我給他作特務？！」目前先後向政府悔過者已有八十多人。（文）

雁門軍區被服廠
趕製棉衣

（保德訊）加緊生產，支援前綫。雁門軍區被服廠已勝利完成夏衣任務，正趕製棉衣。夏衣質量比去年提高一至四倍，許多同志在午睡游戲時間，仍不停息地工作，李士貴由每天十套增到二十套（按要求只五套）創造最高紀錄，武光同志質量優良，每寸保持十四至十五針，（去年是七八針，今年要求十二針）任丕顯同志帶兩個新學徒一月內完成三百四十套夏衣，他們給前方將士的信說：「我們把衣服趕快做好，讓你們穿上，把狗日的反動派打垮！」（郭森林、陳掌珠）

工作意見

在發展民間紡織副業上
合作社該怎樣做？

群一

臨縣五區桐村合作社，是去年一月成立的，它原有資本僅一千八百元，直到現在也僅增到一萬元。該社工作人員，祇有二個，都是群眾民主選舉出來的，他們不脫離生產，祇是隔幾天到臨縣城趕一次集，向公商恒信昌賒回棉花，賣去綫子，回來再把棉花分給紡婦，每斤取利一百元。看來，這個合作社，本身是沒有什麼出息的，但它起的作用卻很大，據統計，它已發動了一百八十七個婦女參加紡綫，全村紡車發展到一百九十七架，老漢、兒童也有不少參加的。據估計從去年八月到今年六月每天每架紡一兩多，十個月計算，共約紡綫五千六百斤，每斤平均以八百元工資計，全村賺四百四十八萬元，可買標準布四百五十疋，平均每人穿三丈，全村合算尚餘二百疋。此外還發展了二架快機十五架笨機。這個合作社還有它的重要弱點，就是完全依靠了公商，沒有在群眾紡綫發展過程中積累起股本來，以作爲由紡到織，織起它更大的推動作用，這是今後應該特別努力的。

另一個合作社是八區薛家圪台的，從前年九月到現在共一年零九個月，社員一百一十人，原來資本十萬八千元，現在發展到九十萬餘元；社內工作人員五人，都是脫離生產的，他們的業務最初是推磨、燒餅、開店，去年正月，覺得搞紡織光榮，就買了兩架快機，後增至四架，招了九個婦女到合作社學織布，除了其中兩個婦女學會回家自織外，該社至今仍留有七個婦女織布。顯然的，他們把發展紡織了解爲僅僅是合作社自己辦小型紡織工廠；但他們在紡織上並沒有賺了錢，開先婦女初學虧了本，後來雖然見了一些利，但要補過去虧空，加上伙食的開支也不小，所以該社自副經理以下人員都反對辦紡織，幸好正經理得群眾的援助才堅持下去。據悉，該社負責人和以後來的工作人員作風是相當艱苦，他們也存心要給群眾多謀些利的，所以的確也給群眾辦了一些好事，如去年秋天群眾急需糧食要拋出棉花，他們就賒進十四石糧賣給群眾，去年臘月又趕早辦了一批年貨，低價出售。一年多來，又賺了八十多萬元，社員們都分了紅，因此群眾對合作社還相當滿意。但這裏必須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僅靠合作社幾個人爲群眾熬家業好呢？還是發動起群眾紡織，自家熬家業好？很顯然的，後者是更對的，因爲這樣作，群眾得的利要大的多，而且鞏固長遠。

現在就拿兩個合作社作一對比，桐村合作社，只有兩個人又不開支，十個月中，群眾得利總額四百四十八萬元。薛家圪台呢，五個人專門搞，有七個婦女織布，在廿一個月中，僅賺得八十多萬元，不及桐村的五分之一（這是從合作社的作用來說，並不是說薛家圪台婦女不紡綫），而且這種利大部份是從消費過程中取得的，比從生產過程中得的利則缺乏積極意義。

這些事實，很明顯的告訴了我們：合作社發展紡織不是自己開工廠，主要應該發展民間紡織，而且是把它要放在副業的地位上，即是說，利用並擠出家庭婦女的剩餘勞動時間，從事生產。爲什麼一定要是副業，因爲這裏對於成品存在着兩種不同的算賬方法，家庭副業和工廠不同，它可以不算工資飯錢，而且大部份原料還是各人家地裏出產的，所以成品的價格自然很低，價格低了，對洋布就具備了堅強的戰鬥力。同時若一般家庭能做到自紡自織自用，農民就能節省出不少糧食，用來增加生產的力量。所以我們對上述兩個合作社的作法，就以推動群眾生產這一點來說，桐村努力的方向是更爲正確的。

桐村合作社不足的地方，也不容忽視，它完全依靠了公商，沒有在群眾紡綫運動已蓬勃發展起來的時候，擴大本身的股本，所以直到現在，僅有資本一萬元，這對由紡到織的發展，就不能起更大的作用，對群眾資本的積累，繼續擴大其生產，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薛家圪台合作社，目前已擁有九十多萬資本，這是幫助婦女發展紡織有利的條件，它可以利用自己業務和婦女接觸的關係，發動並幫助婦女開機，組織紡織變工合作小組，對貧苦婦女，應實行工具或原料借貸，以及技術上的幫助。

總之，合作社把自己的業務中心，放在發展民間紡織副業上，才是本身發展而且鞏固的康莊大道。

綏蒙各地群眾
不斷捕獲傅閻特務

（新華社集寧十五日電）綏蒙各地群眾自動加強防奸工作，已捕獲了不少傅閻特務：（一）記勝三區王二，於六月八日破獲傅軍駐陶林縣紅盤區公所派遣特務破壞我區的陰謀案件，當時正值該處召開農代大會，農會會員孫老漢被其房東任元威脅，不讓孫去參加農會，孫老漢將此事告給三王二，王當與民兵二人捉住任元，據任稱：他係受本村盡三所指使，於是晚又將盡三誘到政府，一經訊問，他講出他去陶林紅盤買布時，被傅部區長強迫他調查我農會、民兵情形，造謠破壞，清算減租運動等，從中並發現了傅方特務在我區的龐大組織。該特務會於六月二十日將群眾張三毛等人捕走，殺害於紅盤海子，我卷家口農會主任巴木匠，亦被秘密殺於紅盤海子。（二）我和林石頭窰子的電話綫一連被特務割斷三次，該村農會主任連日殷勤查看，終於當場捉獲破壞電綫的特務一名。（三）六月二十八日夜，閻僞排長武元子闖進××村公所，奪去我民兵隊長翟旺子的槍，行兇未果，翟旺子眼急手快，把槍奪回，當將閻特務武元子捉住，據供稱：係大同閻方特務，在其周圍，已組織了十多個小特務進行破壞，企圖殺害我幹部及群眾。傅閻特務這種滔天罪行，更激起了我綏蒙廣大群眾高度的憤恨和警惕。

政府出資書店經營
離石解決小學課本

（本報訊）離石全縣小學課本，半年來發行數千冊，但仍不足實際需要的四分之一，對文教工作的普遍開展受到影響。縣府爲爭取秋季開學前全部解決課本問題，特出資四百萬元，委託新華支店經營購買，現書店已同第一批各種小學課本及補助課本八千九百餘冊。這種政府出資、書店經營的合作發行辦法，值得大大推廣。（白眞）

由中心村訓練積極婦女
陽五區開展自紡自織

（陽曲訊）五區幹部過去沒有認識紡織的重要性，去年發展紡織當中只追求數量，沒有從解決自己穿衣困難去啓發婦女的紡織熱情，結果半年之內發展下三百餘架紡車，很多不起作用，西莊一村就買下紡車七十多架，一半停着不動，婦女們單純依靠政府貸棉，交綫賺錢，紡的綫子非常壞。今年經過檢討，區上開始整頓，先在北小店發動九個積極的婦女學習精紡精織，從中發展自紡自織，然後向附近村莊神堂溝、掃峪、劉家林等地推廣。九個婦女組織起來之後，具體訂了紡織計劃，貿易局、合作社、村公所供給棉花、紡車、快機，完小幫助上課、教技術，區上經常推動檢查；二十天中擴大至廿三人，五個人學會了織。張美娥原本棉花三斤，紡綫織布賣了兩次，自己穿上五丈六尺布，還賺下二斤十兩棉花，就由她組織了一個精紡小組，提出「自紡自織自用，幫助別的婦女」的口號，實行紡織變工。先是影響鄰莊村婦女參加紡織，並與北小店展開競賽，以後逐漸推廣。現在全區九個織婦已織布一百七十二丈，群眾說：「現在婦女能織布，自己解決穿衣，不用男人買了」，提高了紡織的情緒。（賀廉、郭保富、何俊森、旭楓）

讀者來信

給各地紡婦們建議

編輯同志：

近來某些地區（如磧口）紗的質量下降，紡婦們紡下綫子不在拐子上拐，紡下就在車輪子上拐，工廠收來槼下紗，絡紗很誤工，撈四兩和拐子上拐的能差一斤，還有拐變綫的，甚至三四股的都有；工廠不能用，最不好的是往紗子裏滲水、鹽、鹼、白土子、麵、鐵、石、木棒等。這種壞作風，各地應該設法改正。

紡織廠讀者段尙志

簡訊

（河曲訊）舊縣種採用按地段輪種後，牛主和沒牛戶都得利便，並避免了倒地犋工，每犋牛每天能多種一垧地，全村六十來垧熟地，以四隻犋三天內全部下種，節省了四個牛工，八個人工。（杜周）

國方片面宣佈國大召開日期
中共代表團提出抗議

（新華社南京十四日電）關於國民大會召開問題，南京中共代表團會於七日對政協國民黨代表及蔣介石提出書面抗議。原文如下：

哲生、鐵城、力子、畏壘、雪艇、立夫、厲生、岳軍先生公鑒，並轉陳蔣主席賜鑒：

敬啓者：國大召開日期原爲政協議決事項之一，嗣後延期，蔣主席亦曾徵詢政協綜合小組同意，政府始公佈延期命令，當時傅會員斯年提議定一召集日期，蔣主席以國大有關諸問題未商妥前不便定期爲辭，未予接受。閱時七十日，有關國大諸問題不僅未商妥如故，並且從未會商。本月三日，國民黨一黨執政機關之國防最高委員會片面決定召集國大日期爲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敝方聞之，不勝詫異，當即一再要求速開政協綜合小組商討此事，乃未獲貴方同意，而國民政府已於本月四日明令公佈，貴方此種舉動，是否表示不管各黨派意見如何，抑或將置政協於不顧，不能不令人滋生疑慮。在政協決議曾經蔣主席與各方代表（包括國民黨代表在內）莊嚴起立表決，如有修改，亦須得各方同意，貴方表示若此，完全違反協商精神，敝方堅決反對。茲向貴方鄭重聲明：關於國大諸問題在未得協議以前，敝方不受貴方任何片面決定之拘束，並仍堅持速開政協綜合小組，商討國大及其有關問題之主張。貴方如仍加以拒絕，並因此而引起糾紛，其責任應由貴方負之。專此奉達，敬頌

公祺

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李維漢啓

七月七日

解放區婦聯籌委會
呼籲國際婦聯會員國及美國婦女
共同反對美國援蔣法案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中國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委會頃致電國際婦聯會員國婦女及美國婦女，呼籲共同反對美國當局助長中國內戰的軍事援蔣法案。原電如下：

（1）致國際婦聯會電

國際婦女聯合會並轉各會員國姐妹們！在美國反動份子操縱下，美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已經通過了繼續軍事援華法案，在世界和平民主的時代，這一措施將大大支持蔣介石的獨裁統治，鼓勵中國反動派發動全面的長期內戰，嚴重的阻礙中國人民的和平民主獨立運動，這不僅違背去年十二月杜魯門總統對華政策的聲明，並破壞了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對中國問題協議的原則。中國婦女堅決反對這一法案，因爲這不僅危害中國的和平與民主，且使遠東和世界的和平受到損害。希望各會員國的姐妹們團結一致，動員一切力量，要求美國政府立即取消這一援華法案，立即停止並收回對華一切軍事援助，立即撤退駐華美軍。

中國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委會，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

（2）致美國婦女電

親愛的美國姐妹們！

中美兩國人民友誼素稱深厚，貴國杜魯門總統去年十二月會宣佈對華不干涉政策，希望中國和平統一，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貴國國務卿所參加的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也會簽署關於中國問題的協議。現在中國不但民主聯合政府沒有成立，相反的，中國國民黨獨裁政府正在擴大並延長萬惡的內戰，堅持法西斯專制獨裁。貴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所通過的十年軍事援華法案，實際上助長了蔣介石的內戰與獨裁政策，破壞了中國人民的和平民主獨立運動，使中美兩國人民友誼受到損害。希望你們號召美國廣大人民起來，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軍事援蔣法案，停止並收回對華一切軍事援助，撤退駐華美海陸空軍。

中國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委會，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

重慶各界名流
斥美援蔣內戰獨裁
侵犯中國獨立民主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渝訊：此間各界名流頃對本社記者發表談話，抨擊美國援助蔣介石獨裁政府，直接助長中國內戰，侵犯中國獨立民主與主權完整。社會科學家鄧初民氏從歷史上指出美帝國主義對華侵犯稱：「在八國聯軍進攻北京的時代，其中之一的美國也曾借錢給北洋軍閥來屠殺中國人民。『九一八』事變時，美國與日本還拉拉扯扯，而抗戰爆發後，美國以鋼鐵援助日本，直至珍珠港事件自己吃了虧，才改變態度。今天事實證明，美國是中國內戰助長者，此種帝國主義政策，不但想把中國人民推進死亡之途，且將美國人民引入錯誤的道路。」聚興誠銀行經理黃墨涵氏稱：「現在國民黨政府經濟政策就是『經濟亡國政策』，如繼續下去，不上一年，全國都會充滿美貨，不但工商業要破產，而且農業也要破產。」經濟學家姜[illegible]湘氏說：「美貨傾銷，對中國民族工業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有使中國淪爲殖民地危險。」姜氏對四口通商、美海軍佔領中國領海及麥克阿瑟宣佈日本在中國沿海捕魚事表示極爲憤慨。名律師史良氏認爲：「美國在中國人民要求停戰之際，實行所謂軍事援華法案，實爲違背中國人民意志，支持國民黨內戰獨裁政策，使中國永不能走上民主獨立大道。」經濟學家許滌新氏沉痛指出：「政府將財政收入作爲內戰經費，並頒佈新公司法外匯辦法等，已鼓勵外資內流，予民族工業及對外貿易以重大打擊，使民族工業總崩潰，使國家步入非律賓之後塵。」實業家周宗瓊氏嚴正指出「美國的軍事援華實爲軍事侵華」，感慨的說：「這樣下去，我們『實業家』就都變爲『失業家』了。」

卻帶給了人們無限興奮
中共宣言四項緊急呼籲
京滬「七七」沒有生氣

（新華社南京十四日電）「七七」紀念日，京滬一帶除了照例開會慶祝報紙照例出增刊而外，沒有一點生氣，大部份報紙或多或少表現出失望與苦悶之情緒。上海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出「七七」增刊，向許多作家徵文，有一位作家寫信，根本反對慶祝，原信發表後，引起許多同情。在半數以上的京滬報紙中，發表了中共中央宣言中的四項緊急呼籲，南京新民報因爲刊佈了這四項要求，很多讀者不等報紙出齊即要求買報，他們說：「我們並不要看增刊，只要看看中共宣言就行。」有些公務員看了宣言的要點，愉快的說：「共產黨倒替我們講話。」有一個廣播電台自動把宣言要點廣播了五次，有些聽到廣播的人說：「眞興奮極了！」蔣介石七年破天荒沒有發表早已預定要發表的長篇文告。

蔣記特務
排擠昆明地方勢力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渝訊：今日昆明地方勢力大受蔣記特務排擠。上月二十日，雲貴監察使署及監察使張維翰氏住宅竟遭警備司令部特務團團長龔俊帶領大批武裝軍警團團包圍，以「搜査土匪」與「私藏軍火」爲名，進行非法搜查，並以數挺機槍對準該署大門，結果一無可獲。張氏憤慨的說：「監察使署尚遭無理搜查，人民身體自由還有什麼保障？」同時被非法搜查者，尚有前六十軍軍長安恩溥氏住宅（按海城起義之一八四師原屬該軍）、前雲南憲兵司令住宅及進修出版社等多處。

紅星報國際觀察家稱：
美國軍事干涉
使中國民族危機滋長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莫斯科訊：[illegible]

長的民族危機表示與時俱進的恐慌，中國人民爲了獨[illegible]戰爭中蒙受了極大的犧牲，但並沒有得到望眼欲穿的[illegible]定生活的機會，國民黨內反動份子正向人民革命軍挑[illegible]走向國家統一道路上的障礙。同時中國人民逐漸洞悉[illegible]因之一，乃是美國給予國民黨的愈來愈多的軍事援助，[illegible]要求立即制止美國對國民黨之軍事援助，並視之爲干[illegible]市及各省中舉行的集會和示威，有效的證明了中國人[illegible]，將繼續向反動派之陰謀作鬥爭。不管反動派的保護[illegible]及陝西諸省之社會團體代表四千萬人民致電全國，勸[illegible]政。抗戰九週年紀念日，中國各地羣衆集會紀念，中[illegible]止一切地方之內戰，並通過中國之民主實現來解決一[illegible]爭中無數犧牲者而召開的許多會議，參加者數促進[illegible]對內戰和國民黨獨裁。

當局鎮壓激起工人憤怒
上海工潮洶湧不已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滬訊：上海工潮仍繼續發生，據不完全統計，六月份共發生三十四起，參加人數在七千人以上，包括造船、麵粉、紡織、機器、造紙、電車、電影、電燈泡、理髮、旅館、西餐、西服、汽水、肥皂、烟草、戲劇、糖果、新聞各業，其中西服、理髮、汽水等業工潮且轟動全市，西服業工潮迄今尚未解決。工潮主要起因爲美貨大量侵入，民族工業紛紛倒閉，以致工人失業，無法生活，不得已起而抗爭。而國民黨當局對此竟施以血腥鎮壓，逮捕許多工人領袖，如寬緊織染業工會理事長李粟蓀，機器業工會秘書岑江風，冷飲業工人代表方靜萍，理髮業工人代表趙武良及滬東工人代表褚維昌等，甚至派遣特務刺傷理髮業職工嚴興貴、趙武良等，引起工人極度憤慨，工潮愈趨擴大，全市理髮業職工六[illegible]會湧至社會局請願[illegible]，在牆壁上[illegible]大書控告書，被害工人的母親妻子[illegible]

上海工廠復工者
只有百分之廿一

（新華社延安電）滬訊：上海工廠復工者，截至五月底止，僅八百九十二家，只及全市工廠總數百分之廿一，內「國營」工廠僅七十一家，只及國民黨「接收」工廠數百分之十一。在號稱有百萬以上工人的上海，復工人數不過十一萬八千人。又貴州失業工人達五萬餘人。

減租減息與發展生產（上接第一版）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承認由於領導上還不夠具體細緻，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也會發生許多偏差。某些地區由於這些偏差使我們的生產工作反而不如往年熱烈。例如有些地區至今沒有認眞進行減租減息，或者單純反奸訴苦，而不更進一步把羣衆運動導向減租減息。有些幹部單純着『抑富濟貧』的思想來領導這一工作；以致部份羣衆趨向『經濟主義』，單純爲着分配鬥爭果實而來參加羣衆鬥爭，不準備從艱苦生產中來改善自己的生活。結果在部份農民中就發成一種『均產主義』思想，中農不求繼續上升，富農更加不敢向上發展，甚至賣地變產自願降爲中農。這種勞動生產和生產發家的情緒就會降落，游惰坐食的風氣就會上升，與我們的政策背道而馳。

有些同志以爲『吳滿有的方向』只適用於延安，不適用於其它地區；以爲吳滿有在其它地區恐怕已經變成『鬥爭對象』，決不敢再向上發展，這是一種糊塗思想，必須迅速糾正。應當知道我們減租減息僅僅是削弱寄生坐食的封建地主，而不削弱勞動生產的富農。對於富農，我們的政策不是削弱他們，而是獎勵他們（如果他們也像地主一樣收租放債，那末也要減租減息，削弱其封建剝削的一面，獎勵其勞動生產的一面）。我們並不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並不反對私營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更不反對任何人靠勞動生產來增殖其土地和私有財產。延安如此，其它解放區也是如此，只有這樣，才能鼓勵全體農民勤勞生產，才能使我們的經濟日漸繁榮。

有些同志以爲發展生產僅僅是爲堅持抗戰；現在抗戰勝利，就該休息休息，享樂享樂，不必要再勤勞生產。至於吃飯穿衣，他們以爲民主政府『自有辦法』，用不到我們自已來操心。這種糊塗思想也應迅速糾正。應當知道過去堅持抗戰需要努力生產，今後和平建設更加需要努力生產。過去首先是要堅持抗戰，爭取抗戰勝利，不得不把生產工作放在次要地位。今後和平建設，便應當把生產工作放在首要地位（目前在尙未減租減息的新解放區，應把減租減息發動羣衆放在首要地位；而在羣衆一經發動起來之後，立即轉入生產；在已經減租減息的老根據地，應把生產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今後我們必須加緊生產，努力爭取生產戰綫上的勝利，建設一個繁榮的新山東，才能在和平建設中團結全國人民，使我們的繁榮和光明理想得以順利實現。

發展生產是求得豐富生活的唯一保證。而要發展生產，在今天中國的農村中，便必須走吳滿有的道路，而不是走『均產主義』的道路。減租減息是爲減輕封建剝削，而掃除農業生產發展道路中的障礙。而非限制私有財產，限制富農和其它私有經濟的發展。今天我們不但不限制富農經濟，而且要更獎勵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扶助合作經濟的發展。重要的是要扶助羣衆生產，『均產主義』是落後農民的保守思想，與我們的土地政策和發展生產改善民生的方針是格格不入的。（轉自山東大衆日報）

副刊

痛悼薛應元同志

曾千

應元同志英勇犧牲了！像千斤重石一樣壓上我的心頭，痛悼他，回憶他，對於我們鬥爭中的同志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應元同志是石樓垣上人，現年二十七歲，優秀的共產黨員。他出身於勞動家庭，但是閻錫山對農村的慘重剝削，使他自幼就感到：受的多，打的多，交的多，老子索性不受，看你閻錫山怎我？於是他曾浪蕩過。但是當應元同志一經和革命接觸，便成爲一個很好的勞動者了。

三九年犧盟會有八十斤重一担書，他自動担到孝義，一天走了一百里路，別人安慰他，要他休息休息，他毫不在意的回答說：「閻錫山把咱壓倒了，這些勞動還打扁了？祇要爲革命，再走還來遠也高興。」四二年秋天，他被閻錫山特務抓去，受盡了鐵鏌子、火繩、火把、竹籤、灌冷水、辣麵等等毒刑，他堅決不屈。四三年逃回解放區，在××機關當通訊員，起三更，睡半夜的喂牲口，三個月工夫，使瘦的要死的兩個騾子變成光油肥胖的兩頭結實牲口，這兩匹牲口遠遠聽到他的聲音便嘶叫起來，人們談笑說：「從前良馬嘶伯樂，今天好騾嘶應元」。四五年五月，上級號召節約，又有一次他去綏德，不忍化整錢，爲了節約，二天吃一頓飯，走了二百多里路。當六月間西南人民受不了閻錫山的壓迫起來爭取解放時，應元同志興奮極了，一次他勇敢的深入敵後，帶了花，一條腿拐了，一條臂不能動了，別人要揹他走，他寧死不讓，並說：「你一槍把我打死，快走，不能因我一個害上兩個人，於革命不上算。」但那個同志還是挾他走了二百多里路，回來了，應元同志傷未全好，就要求到前方去，上級拒絕了他。他的家鄉解放了，傷仍未好，但人民已把他選爲區大隊長兼村長，當時石樓窮困極端，搜括殆盡，生活困難，爲不少工作同志爲家庭個人等問題而不安，但應元同志也有女人小孩，從未提過個人問題，艱苦工作，積極的和羣衆一起，打垮了閻僞「兵農合一」，編組份地的暴政。四六年一月，三十多頑軍進攻解放區，閻頑軍連把應元同志包圍到一所窰洞內，他打完了自己的手榴彈，甩出院來，拾起敵人打來的手榴彈擲回去，打傷頑軍三名，突出重圍。可是餓狗似的三十幾個頑軍一起追上來了，是他一個人，應元同志發覺了！赤手空拳的，反身打倒了一個，一枝酸棗叢把他絆倒，扎起來，又和自己被石頭絆倒的敵人撕打，終於精疲力盡，被餓狗們捆住，當場打得死去活來，割了半個耳朵，毒打要帶他走，應元同志罵不絕聲：「吃民賊，害民蟲，老子誓死不到你們漢奸營裏。」死也不走，四個頑軍把他抬到城裏，在閻僞的「洪爐台」上吊了一天，百般拷打，可歌可泣的應元同志最後在一個黑黑的深夜裏被活埋了。應元同志這一共產黨員的英勇氣概，驚破了閻頑軍的膽，他死後，閻頑一個協助員被嚇得逃往臨縣，其他三十幾個提到他即發抖。

我們的應元同志犧牲了，這是石樓人民的一大損失！也是革命的一大損失！應元同志，你安息吧！你英勇奮鬥的精神，永遠留在我們心上，你未完成的事業，我們一定要完成，爲了拯救祖國及千百萬人民出災難，我們一定要把美國反動派的武裝干涉，和蔣介石閻錫山的內戰、獨裁、出賣毒氛，撲滅下去，革命一定要成功，我們一定要勝利的。

太原市大、中學校的形形色色

（太原通訊）

李哲銘

一、在美式軍警的「保護」下

自從犯閻錫山接收太原以後，各大、中學校亦陸續恢復或遷回，截至最近以前爲止，太原市計有山西大學（遷回）、民革大學（遷回）、川至醫學、鐵路學院（接辦敵僞）、工業學校（接辦敵僞）、進山中學、克難中學（遷回）、國民師範、女子師範、第一師範、友仁中學等十一座大、中學校。每個學校的校門上，均有全付武裝的兩個軍警，日夜把守，老百姓說：他們是「中國人的屍體」「美國人的裝束」（從頭到脚都是美國式），學生出入校門均得受嚴格的檢查，據說是爲了防止「僞裝」份子，而來「保護」學生的。「物勞主張」和「兵農學說」是唯一的「聖經」，是每個學校的必修科，對這兩門功課不積極，便被認爲思想不純，或「僞裝份子」。復興日報爲太原當局的機關報，學生必須先看「長官子午講話」，「子午講話」一定爲人人必讀的「格言」，爲全體軍民商學的「風行紀」。進山中學的一個學生上毛房沒手紙，撕了一塊報紙，湊巧上面有閻錫山的名字，別人發現後，被突擊爲「侮辱長官」，扣到『眞理辯證隊』，二十多天後始放出。

二、督導員及其爪牙的淫威

每一個學校都派有一個「忠實」的同志會員當督導員，在學生中設有若干服務員，他們是公開的特務偵探，是絞殺學生思想的劊子手，『一般學生兩個人不能對面談話，不得交頭接耳』，如果有話要說，必須一個頭向東一個頭朝西，否則就會發生不測之禍。晚上睡覺，要小便，必須就被窩內先報告組長，經允許後才能起身，如先起身後報告，尤或不經過報告擅出小便，便被認爲是「越軌行動」和「不法份子」。學生平時請假外出除受軍警檢查外，須有督導員的手章證明。今年三月進山中學逃跑十幾個學生，逢大禮拜始得出校，起碼須有相隨服務員的暗中監視，閻頑統治區的學生請假回家，必須有舖保，家在解放區的學生不准回家。民大學生[illegible]（家在解放區），家中來信因母病叫回去探視，王敦祈請假時被扣，監禁了兩個多月。

三、思想枷鎖和信仰牢獄

大、中學校的教職員，都是清一色的「同志會」員，學生亦得經過一定員的介紹參加「同志會」，學生參加組織實行連環保。起初須考查入組織的表現，學校設意見箱，人們直截了當的叫「突擊箱」，參加同志會的學生每月得寫兩次情報，他們專門在學生中偵察「越軌份子」「不法份子」「僞裝份子」以及種種「思想言行不純份子」，稍有閒隙可乘，即被「突擊」，捕風捉影，以私憤誣告者，受誣告陷害者，不知凡幾！被誣告者均得招出關係，不招出來「買關係」，學生每天睡前均須在本組反省，主要內容，是否在言行上有侮蔑「會長」的地方？自己是否「心死了」的人？是否有「不容人不」的精神？如有集體企圖就不是個心死了的人，能不容人不才是有集體企圖的表現」，無論何時何地，一提到「會長」或「長官」必須立正，如在床上坐着亦須「肅容自敬」。

四、社會服務和「靠右邊走」

各中等以上學生均受軍訓，發給槍支，據說各大中學今年一律不放暑假，[illegible]……充當內戰機動的炮灰，[illegible]……市民行走，一律靠右邊走，因左邊走是「左傾」，爲了防止學生的「左傾」，[illegible]……然而改走右邊，秩序就亂，人們不熟悉，往往走錯，[illegible]……這是一種左傾思想的象徵，甘心維持右邊走的人們，他們是[illegible]……

文化簡訊

（一）爲適應前方羣衆運動需要，七月劇社二隊、軍政宣傳隊一隊及文工隊，均已先後下鄉。聞此次下鄉，劇團同志亦將分散幫助當地作羣衆工作，同時加深羣衆生活的體驗，演出時則隨時集中，文聯同志此次係反攻後第二次下鄉，爲接受新的實際工作任務，都願把原來創作計劃暫時停頓，完成工作任務回來，對創作當更有幫助。

（二）軍政宣傳隊自與人民服務團合編後，平劇隊陣容已大爲加強，日前在北坡演出全本「甘露寺」，博得觀衆熱烈稱譽。

（三）呂梁劇社自戲劇工作會議以後，已具體定出工作及學習計劃，現一、二兩隊正分別排練「白毛女」及「三打祝家莊」。

「我愛八路哥哥」

——記南莊街頭慰勞隊

大千

鑼鼓喧天，人聲呼喊，
行行列列的小學生，
是那樣的天眞爛漫！
清脆的歌聲，那樣高亢，
整齊的步伐，如此莊嚴！
有的趕着豬，有的提着雞蛋，
拉着羊子，挾着紙烟，
獻給戰鬥英雄的鮮花，
更是好看。
一羣羣的老漢、兒童，
跟着吶喊，
不管天多麼熱，口多麼乾，
不停息的從團走到營，
從營走到連。
感激的戰士們，
熱淚流出了帶着歡快的兩眼，
首長們撫摩着他們的頭，
看着他們熱情的臉：
「小弟弟，太麻煩你們了！」
「不，我愛八路哥哥，
因爲他打出了我們的仇人
閻錫山。」
一封一封的慰問信
遞給同志們看，
歪歪扭扭的字行
寫出了人民的肺腑之言，
七十多歲的一個老漢，
點着頭長嘆：
「我活了這麼大，
沒見過這樣的世面：
八路軍和老百姓，
眞是打成一片。」

興縣築壩記（四）

李挺

四、勞動人民優秀品質的代表

說像一個大合唱團，也像一架大機器：河工是發動機，委員會、幹部是些螺絲釘，他們就是發動機，一開動就轉起來：到處都[illegible]鐵鍬的沙沙一聲，一起一伏，就上下起來，一道壞就那灘[illegible]；裏石匠把鐵子敲得叮叮價響，不規則的頭石就變成方方正正的；千斤土變成泥了；幾百斤幾千斤的大石墩了家了；十幾付吊桿一栽起，動白就更有節拍的打夯聲，一天水打不完，連夜點起火塔子燈……在興縣城關外，就響起一片勞動的聲音，正像這批勞動軍的火力，正像汾河水一樣，河高水漲，越來越旺。

興縣三區裔子頭貧農王拖地說：「這是給各人自受哩。」他的工資就由每天三升提高到三升半，四升，因爲他的工作效率在不斷提高着。

最特出的興縣北關童工李在大，才十六歲，出泥快，揀大石頭，抬苦水滿頂，一個大人，自己埋頭幹，還推動別人幹，他說：「這是咱自己的事，不要以爲是給公家辦。」他的工資每天就比一般的童工多一升米（共三升），而且受到黑板報的表揚。

黑板報還表揚了老石匠工人郭加有，他擔任技術指導，他不是「專門去指導」別人，是親自動手，起帶頭作用；什麼當緊，就幹到那裏；那裏困難，就先幹什麼；別人怕水冷，他就先跳下去，腿泡在冷水裏，快快的動作，做完這件，又立刻拿起那件，人們沒有見他休息過，在他影響下，工人都緊張起來，幹部和工人們都忘記不了他。

但是幹部和工人們更忘記不了中元旺這個二十一歲的青年：他是一個僱農，米脂人，窮得一畝地也沒有，個子不大，胖胖的勻稱，是個好後生，家有十一個[illegible]，做得細法。母親，才娶過媳婦十天，就過河來參加這個河工。一來就發現他是一個特出的模範工人，年青，活潑，手腳靈便，跑得最快，抗上一塊石頭，常常趕到別人前面；他最好說笑話，走到那裏，就把笑聲帶到那裏。他的作風就和老石匠郭加有一樣，因此工人們都喜歡接近他；一接近他，勞動的火力就特別旺盛起來。

他的精神常常特別飽滿的，晚上收工回來，大家都疲乏的想睡，他才端上茶一碗一碗的端給伙伴們解渴。大家說：「元旺，你熬了一天，歇上一陣陣吧。」他說：「我不熬，我比你們小；你們比我大，該多歇歇。」大家又說：「你可憐得賺下了幾個錢，[illegible]」他說：「這給我們買[illegible]吃一盒紙烟，[illegible]喝幾天。」

六月三日，上午，太陽正晒得火熱，石匠工人們到石廠去炸頭。鑽好眼裝上炸藥，今天[illegible]，危險可大哩！大家[illegible]避開，[illegible]他一定給點着火，「我去點炮吧！」[illegible]火，撿點着火。[illegible]快，快的跑半里，[illegible]藥才發，一點就炸了，[illegible]得及閃躲，一塊大石頭重重地[illegible]下來，[illegible]腰裏。工人們[illegible]救他，他已經[illegible]。大家都哭出[illegible]。

河工委員會[illegible]了一付松木材，[illegible]新衣新鞋，[illegible]撫卹他家[illegible]，後來工人們[illegible]八萬本幣，[illegible]，不夠，河工[illegible]補助了七萬[illegible]。那天下午，[illegible]灘上擺了香[illegible]，設在正中，[illegible]會和全體幹部[illegible]四五百人來追悼[illegible]祭他——這位[illegible]優良品質的代[表][illegible]人就是劉市長[illegible]他的出身和[illegible]後，大家又都[illegible]。全體向遺[像][illegible]躬禮，通過了[illegible]的慰問信，在[illegible]有這樣一段話[illegible]爲革命建設而[illegible]永垂不朽的。[illegible]會爲了永久紀[念][illegible]定在河工成就[illegible]一面……」

公祭完，[illegible]起程。（未完）